

評 敬言世通言



「明」馮夢龍

纂輯

錢伯城

評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馮夢龍纂輯
錢伯城評點

評
敬言世通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新評警世通言

(明)馮夢龍 纂輯

錢伯城 評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插頁5 印張22 字數528,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 000

ISBN 7—5325—1161—8

I·552 平裝定價: 8.00元

評點者的話

這是《警世通言》的新評點本。

《警世通言》與《古今小說》（亦稱《喻世明言》）、《醒世恆言》合稱《三言》，是明代作家馮夢龍編著的白話短篇小說集，各收宋、元、明以及馮氏自作的白話短篇小說四十篇。馮夢龍生于明萬曆二年（一五七四），卒于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猶龍。別號很多，常見的有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等。《警世通言》的序文與評者分別署無礙居士、可一主人，也是他的化名。生平著述繁富，主要致力于通俗文學的創作、收集與編纂。《警世通言》的刊本，傳世的有兼善堂本、衍慶堂本和三桂堂本，以兼善堂本最完整，這次的排印本即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刻印的兼善堂本爲底本。

評點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傳統的批評形式。評點連稱，評，指評語；點，不單指圈點斷句，還包含有點定的意思。故評點就是評定。現在這個新評點本，評，當然仍指評語；點，則專指標點，同時帶一些必要的校勘。

傳統的評點，有眉批、夾評與總評等形式；有的還有「讀法」等名目，也是評點的一種。好的評點，常能于緊要、關鍵處批上一兩句警闢之語，深入肌理，醒人耳目。但大抵就事論事，失之瑣細。有的評語，又多從倫理道德着眼，而不是從文學評論的角度、藝術審美的角度來評論作品的得失。因

此，迂闊陳腐之談是不免的。

這個新評點本，注意用文學的眼光審視這些小說，因為它們首先是文學作品；同時，也注意用歷史的眼光來審視這些小說。小說中包含着大量的史料，透過小說的藝術外衣，可以看到某一個歷史時代的真實的、活潑潑的社會生活，這是任何歷史教科書所沒有的。

這是新的嘗試，嘗試總是有缺陷的。這個新評點本能否在舊的評點之外，評出點新意，尙有待于讀者諸君的審正。

錢伯城

一九九〇年五月，于上海。

原出版說明

自昔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便於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尙取淫詞，大傷雅道。本坊恥之。茲刻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不棄也。金陵彙善堂謹識。

原叙

野史盡真乎？曰：不必也。盡贗乎？曰：不必也。然則去其贗，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六經》、《語》、《孟》，譚者紛如，歸于令人爲忠臣，爲孝子，爲賢牧，爲良友，爲義夫，爲節婦，爲樹德之士，爲積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經書著其理，史傳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彥，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婦估兒，以甲是乙非爲喜怒，以前因後果爲勸懲；以道聽途說爲學問。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寶筵，烏用是齊東嫺媚者爲？嗚呼，《大人》、《子虛》，曲終奏雅，顧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其真者，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而贗者，亦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不害于風化，不謬于聖賢，不戾于詩書經史，若此者其可廢乎？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爲！」夫能使里中兒頓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導情情出。視彼切磋之彥，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喪質。所得竟未知孰贗而孰真也。隴西君海內畸士，與余相遇于棲霞山房，傾蓋莫逆，各敘旅況。因出其新刻數卷佐酒，且曰：「尙未成書，子盍先爲我命名。」余閱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譬如村醪市脯，所濟者衆。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從與其成。時天啓甲子臘月，豫章無礙居士題。

目次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一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一五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二七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四二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五七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七二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八八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九六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一二三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一二九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一三六
第十二卷	范鰵兒雙鏡重圓	一六九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一八二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一九六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二〇九
第十六卷	張主管志誠脫奇禍	二三三
第十七卷	鮑秀才一朝交泰	二四四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二五八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鷁招妖	二七一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	二八四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二九九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瓊笠	三一九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三四一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三五三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三九一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出奇玩世	四一四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四二七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四三八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四六九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四八〇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四九五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五八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五七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五四
第三十五卷	況太守路斷死孩兒·····	五六
第三十六卷	趙知縣火燒阜角林·····	五一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五九
第三十八卷	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六八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六二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六三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誰人辨得伯牙琴。

於今交道奸如鬼，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爲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爲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聽在下說一樁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們：要聽者，洗耳而聽；不要聽者，各隨尊便。正是：

知音說與知音聽，

不是知音不與談。

話說春秋戰國時，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國郢都人氏，即今湖廣荊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雖楚人，官星却落於晉國，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晉主之命，來楚國修聘。伯牙討這箇差使，一來是箇大才，不辱君命；二來就便省視鄉里，一舉兩得。當時從陸路至於郢都，朝見了楚王，致了晉主之命。楚王設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墳墓，會一會親

友。然雖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遲留。公事已畢，拜辭楚王。楚王贈以黃金采段，高車駟馬。伯牙離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國江山之勝，欲得恣情觀覽，要打從水路大寬轉而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馬之疾，不勝車馬馳驟，乞假臣舟楫，以便醫藥。」楚王准奏，命水師撥大船二隻，一正一副。正船單坐晉國來使，副船安頓僕從行李。都是蘭橈畫槳，錦帳高帆，甚是齊整。羣臣直送至江頭而別。

只因覽勝探奇，不顧山遙水遠。

伯牙是箇風流才子，那江山之勝，正投其懷。張一片風帆，凌千層碧浪。看不盡遙山疊翠，遠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漢陽江口。時當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風狂浪湧，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進，泊於山崖之下。不多時，風恬浪靜，雨止雲開，現出一輪明月。那雨後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艙中獨坐無聊，命童子焚香爐內：「待我撫琴一操，以遣情懷。」童子焚香罷，捧琴囊置於案間。伯牙開囊取琴，調絃轉軫，彈出一曲。曲猶未終，指下刮刺的一聲響，琴絃斷了一根。伯牙大驚，叫童子去問船頭，這住船所在是甚麼去處。船頭答道：「偶因風雨，停泊於山脚之下，雖然有些草樹，並無人家。」伯牙驚訝，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莊，或有聰明好學之人，盜聽吾琴，所以琴聲忽變，有絃斷之異。這荒山下，那得有聽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來刺客。不然或是賊盜，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財物。」叫左右：「與我上崖搜檢一番，不在柳陰深處，定在蘆葦叢中。」左右領命，喚齊衆人，正欲搭跳上崖。忽聽得岸上有人答應道：「舟中大人，不必見疑。小子並非奸盜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歸晚，值驟雨狂風，雨具不能遮蔽，潛身巖畔。聞君雅操，少住聽琴。」伯牙大笑道：「山

中打柴之人，也敢稱聽琴二字。此言未知真偽，我也不計較了。左右的，叫他去罷！」那人不去，在崖上高聲說道：「大人出言謬矣！豈不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負山野中沒有聽琴之人，這夜靜更深荒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了。」伯牙見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箇聽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囉唆。走近艙門，回嚕作喜的問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聽琴，站立多時，可知道我適纔所彈何曲？」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不來聽琴了。方纔大人所彈，乃孔仲尼歎顏回，譜入琴聲，其詞云：

可惜顏回命蚤亡，

教人思想鬢如霜。

只因陋巷簞瓢樂，

到這一句，就斷了琴絃，不曾撫出第四句來。小子也還記得：

留得賢名萬古揚。」

伯牙聞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士！」隔崖寫遠，難以問答，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請那位先生登舟細講。

左右掌跳，此人上船，果然是箇樵夫，頭戴箬笠，身披草衣。手持尖擔，腰插板斧，腳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談好歹，見是樵夫，下眼相看：「咄！那樵夫下艙去，見我老爺叩頭，問你甚麼言語，小心答應。官尊着哩！」樵夫却是箇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須粗魯，待我解衣相見。」除了斗笠，頭上是青布包巾；脫了簑衣，身上是藍布衫兒；搭膊拴腰，露出布裙下截。那時不慌不忙，將簑衣、斗笠、尖擔、板斧，俱安放艙門之外；脫下芒鞋，灑去泥水，重復穿上，步入艙來。官艙內，公座上燈燭輝煌。

樵夫長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禮了。」俞伯牙是楚國大臣，眼界中那有兩接的布衣。下來還禮，恐失了官體；既請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沒奈何，微微舉手道：「賢友免禮罷。」叫童子看坐的。童子取一張机坐兒，置於下席。伯牙全無客禮，把嘴向樵夫一弩道：「你且坐了。」你我的稱，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謙讓，儼然坐下。伯牙見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此不問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茶。默坐多時，怪而問之：「適纔崖上聽琴的，就是你麼？」樵夫答言：「不敢。」伯牙道：「我且問你，既來聽琴，必知琴之出處。此琴何人所造，撫他有甚好處？」

正問之時，船頭來稟話，風色順了，月明如晝，可以開船。伯牙分付：「且慢些。」樵夫道：「承大人下問，小子若講話絮煩，恐擔悞順風行舟。」伯牙笑道：「惟恐你不知琴理，若講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況行路之遲速乎？」樵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談。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見五星之精，飛墜梧桐，鳳皇來儀。鳳乃百鳥之王，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伏羲以知梧桐乃樹中之良材，奪造化之精氣，堪爲雅樂。令人伐之。其樹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數，截爲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聲太清，以其過輕而廢之。取下一段叩之，其聲太濁，以其過重而廢之。取中一段叩之，其聲清濁相濟，輕重相兼。送長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數，取起陰乾。選良時吉日，用高手匠人劉子奇斲成樂器。此乃瑤池之樂，故名瑤琴。長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闊八寸，按八節；後闊四寸，按四時；厚二寸，按兩儀。有金童頭、玉女腰、仙人背、龍池、鳳沼、玉軫、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閏月。先是五條絃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內按五音宮商角徵羽。堯舜時，操五絃琴，歌《南風》詩，天下大治。後因周文王

被囚於羑里，吊子伯邑考，添絃一根，清幽哀怨，謂之文絃。後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添絃一根，激烈發揚，謂之武絃。先是宮商角徵羽五絃，後加二絃，稱爲文武七絃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彈、八絕。何爲六忌？

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風，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

何爲七不彈？

聞喪者不彈，奏樂不彈，事冗不彈，不淨身不彈，衣冠不整不彈，不焚香不彈，不遇知音者不彈。

何爲八絕？總之清奇幽雅，悲壯悠長。此琴撫到盡美盡善之處，嘯虎聞而不吼，哀猿聽而不啼，乃雅樂之好處也。」

伯牙聽見他對答如流，猶恐是記問之學，又想道：「就是記問之學，也虧他了，我再試他一試。」此時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稱了，又問道：「足下既知樂理，當時孔仲尼鼓琴於室中，顏回自外入，聞琴中有幽沉之聲，疑有貪殺之意，怪而問之。仲尼曰：『吾適鼓琴，見猫方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貪殺之意，遂露於絲桐。』始知聖門音樂之理，入於微妙。假如下官撫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聞而知之否？」樵夫道：「毛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大人試撫弄一過，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時，大人休得見罪。」伯牙將斷絃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於高山，撫琴一弄。樵夫贊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不答，又凝神一會，將琴再鼓，其意在於流水。樵夫又贊道：「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只兩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伯牙大驚，推琴而起，與子期施賓主之禮，連呼：「失敬，失敬！石中

有美玉之藏，若以衣貌取人，豈不悞了天下賢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夫欠身而答：「小子姓鍾，名徽，賤字子期。」伯牙拱手道：「是鍾子期先生。」子期轉問：「大人高姓，榮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俞瑞，仕於晉朝，因修聘上國而來。」子期道：「原來是伯牙大人。」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點茶。茶罷，又命童子取酒共酌。伯牙道：「借此攀話，休嫌簡褻。」子期稱不敢。童子取過瑤琴，二人入席飲酒。伯牙開言又問：「先生聲口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處？」子期道：「離此不遠，地名馬安山集賢村，便是荒居。」伯牙點頭道：「好箇集賢村！」又問：「道藝何爲？」子期道：「也就是打柴爲生。」伯牙微笑道：「子期先生，下官也不該僭言，似先生這等抱負，何不求取功名，立身於廊廟，垂名於竹帛；却乃賣志林泉，混跡樵牧，與草木同朽，竊爲先生不取也。」子期道：「實不相瞞，舍間上有年邁二親，下無手足相輔，採樵度日，以盡父母之餘年。雖位爲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日之養也。」伯牙道：「如此大孝，一發難得。」

二人酒杯酬酢了一會，子期寵辱無驚，伯牙愈加愛重，又問：「子期青春多少？」子期道：「虛度二十有七。」伯牙道：「下官年長一句，子期若不見棄，結爲兄弟相稱，不負知音契友。」子期笑道：「大人差矣！大人乃上國名公，鍾徽乃窮鄉賤子，怎敢仰扳，有辱俯就？」伯牙道：「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下官碌碌風塵，得與高賢結契，實乃生平之萬幸。若以富貴貧賤爲嫌，觀俞瑞爲何等人乎！」遂命童子重添爐火，再熬名香，就船艙中，與子期頂禮八拜。伯牙年長爲兄，子期爲弟。今後兄弟相稱，生死不負。拜罷，復命取煖酒再酌。子期讓伯牙上坐，伯牙從其言，換了杯筯，子期下席，兄弟相稱，彼此談心敘話。正是：

合意客來心不厭，知音人聽話偏長。

談論正濃，不覺月淡星稀，東方發白。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整備開船。子期起身告辭，伯牙捧一杯酒，遞與子期，把子期之手，歎道：「賢弟，我與你相見何太遲，相別何太早！」子期聞言，不覺淚珠滴於杯中。子期一飲而盡，斟酒回敬伯牙。二人各有眷戀不舍之意。伯牙道：「愚兄餘情不盡，意欲曲延賢弟同行數日，未知可否？」子期道：「小弟非不欲相從，怎奈二親年老。父母在，不遠遊。」伯牙道：「既是二位尊人在堂，回去告過二親，到晉陽來看愚兄一看，這就是遊必有方了。」子期道：「小弟不敢輕諾而寡信，許了賢兄，就當踐約。萬一稟命於二親，二親不允，使仁兄懸望於數千里之外，小弟之罪更大矣。」伯牙道：「賢弟真所謂至誠君子。也罷，明年還是我來看賢弟。」子期道：「仁兄明歲何時到此，小弟好伺候尊駕。」伯牙屈指道：「昨夜是中秋節，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賢弟，我來仍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訪，若過了中旬，遲到季秋月分，就是爽信，不爲君子。」叫童子分付記室，將鍾賢弟所居地名及相會的日期，登寫在日記簿上。子期道：「既如此，小弟來年仲秋中五六日，準在江邊侍立拱候，不敢有誤。天色已明，小弟告辭了。」伯牙道：「賢弟且住。」命童子取黃金二笏，不用封帖，雙手捧定，道：「賢弟，些須薄禮，權爲二位尊人甘旨之費。斯文骨肉，勿得嫌輕。」子期不敢謙讓，即時收下，再拜告別，含淚出艙，取尖擔挑了蓑衣、斗笠，插板斧於腰間，掌跳搭扶手上崖。伯牙直送至船頭，各各灑淚而別。

不題子期回家之事。再說俞伯牙，點鼓開船。一路江山之勝，無心觀覽，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又行了幾日，舍舟登岸。經過之地，知是晉國上大夫，不敢輕慢，安排車馬相送，直至晉陽，回